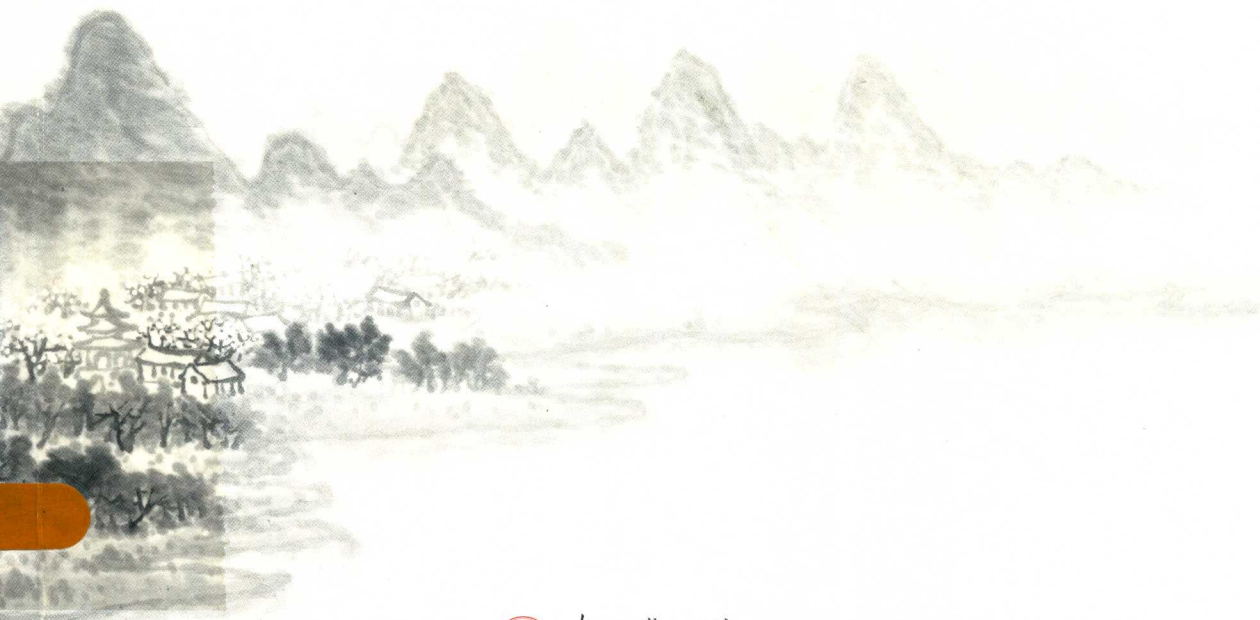


黔山秀水中的乡愁

——贵州民族民间艺术研究

主 编 罗晓明 王唯惟

◇ 贵州大学学报特色栏目文丛 ◇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 贵州大学学报特色栏目文丛 •

黔山秀水中的乡愁

——贵州民族民间艺术研究

主 编◎罗晓明 王唯惟

副主编◎方英敏 刘 剑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黔山秀水中的乡愁：贵州民族民间艺术研究 / 罗晓明，
王唯惟主编. -- 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15.12

ISBN 978-7-81126-846-1

I. ①黔… II. ①罗… ②王… III. ①民族艺术—研
究—贵州省②民间艺术—研究—贵州省 IV. ①J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15172号

黔山秀水中的乡愁

——贵州民族民间艺术研究

主 编：罗晓明 王唯惟

责任编辑：周 清

出版发行：贵州大学出版社

印 刷：贵州思捷华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29

字 数：400千字

版 次：2015年12月 第1版

印 次：2015年12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1126-846-1

定 价：58.00元

版权所有 违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0851-85981027

• 贵州大学学报特色栏目文丛 •

编委会

主任 杨军昌

副主任 江 龙 方英敏 余显权

委员 罗晓明 周感芬 刘 剑

吴 平 钟昭会 王先桃

序

贵州文化向来以杂多闻名,这是民族杂居共处的结果,也是中国文化精神和而不同的体现。以“贵州”这个行政名称显然在概念上无法凸显贵州的文化特征,因为在明朝贵州建省(1413年)之前,贵州各民族的族性认同基本确立,贵州文化的多元格局也基本定格。尽管明清改土归流过程中,大量汉族从江淮流域迁至贵州,并伴随着血腥的征战,但这些民族仍然顽强地存活下来并保存着自己独有的文化。由于多数民族都是无文字民族,他们保存文化的载体就是诸如服饰、音乐、舞蹈、建筑等艺术门类。在中国中心与边缘的二元格局中,贵州常被视为落后蛮荒之地,这种历史上形成并巩固下来的贵州形象至今未有彻底改变,但正是在被中心长期忽视的过程中,作为边缘和高原的贵州各民族文化却幸运地保存了下来。尽管现代化正在打破这种文化格局,但相对省外的许多地区来说,贵州的民族文化受到的冲击仍然相对较小,这是中国文化之幸事。

贵州本土艺术研究已有百年,总体以田野调查的材料整理和归纳为主,涉及的民族以苗族和侗族最多,其次是布依族、水族等,牵涉的艺术门类有歌舞、戏剧、美术等,领域宽广,资料丰富,这为将来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资料基础。

由于人们今天使用的“艺术”这个概念的内涵是西方自近代以来特别是18世纪至19世纪以来所形成的自律性意义上的艺术,即18世纪中期(1747年)法国艺术理论家夏尔·巴托(Charles Batteux)以“美的艺术”(fineofart)为核心所统摄的音乐、诗歌、绘画、雕刻和舞蹈五大门类艺术,以及康德以“审美无功利”为诉求的现代艺术,这样的艺术观念摒弃了“艺术”在源初境域中所具有的整体性内涵,是把“技艺”和“科学”这些内涵剔除后剩下的所谓纯艺术。以这种现

代意义上的审美性艺术观念看待贵州这种前现代时期生活与艺术浑整不分的实用艺术,就显得隔靴搔痒。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贵州本土艺术的研究较少属于现代艺术体系下的门类艺术研究,这种前现代状态下的艺术,最受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者欢迎,其学科视角能更好地阐释贵州这种非自律性意义上的艺术。对于这些民族来说,艺术就是生活,就是文化。

现代化不可避免地会逐渐打破中国的东西部格局。黔山大壑中的各民族艺术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中国正在经历西方曾经经历过的那个“怀着乡愁的冲动,四处寻找家园”(诺瓦利斯)的19世纪,贵州大数据的研发、高铁的开通、工业强省的战略等,都使深山大壑不再成为保存自身民族文化的屏障,许多文化注定会失去,这也是现代性的宿命。对于中国的文化乡愁来说,不应只是汉民族的文化,少数民族的文化艺术不单是本民族的文化记忆,也是整个中国文化的构件。因为这些少数民族文化本身就是在不断吸收汉族和各兄弟民族文化之后融合的结果,诸如侗戏等就是典型案例。因而,贵州本土艺术的整理和研究,其意义不止于学术研究,更是当今中国乡愁失落的诉求与找寻。

封卷

2015年9月15日

目 录

◎ 音乐

- 贵州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研究综述 杨方刚 张中笑(3)
- 夜郎乐舞的界定、抢证与价值定位 邓光华(30)
- 民间音乐消长:乡民生命意识的艺术诉求
- 黔中腹地营盘社区音乐的民族志叙事 杨殿斛(43)
- 南部侗族群体的“集体走访体制”与“嘎老”对歌原则
- 曹端波 罗晓明(77)
- 贵州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现象管窥
- 以从江芦笙笛和布依族民间“歌王”为例 徐小明(95)
- 悲与喜的交响
- 黔西北普宜镇彝族民间音乐文化采风述略 高树林(100)
- 布依族音乐文化中多声审美意识的历史留存
- 布依族“大歌”“小歌”研究 李继昌 张中笑(106)
- 贵州三都水族端节铜鼓音乐文化考察与分析 赵 凌(125)
- 论贵州民族民间音乐技术性要素与新音乐创作的融合
- 陈馨婷(136)
- 苗族“解簸箕”仪式木鼓乐的音乐学考察 曾雪飞(144)
- 布依歌调“三滴水” 唐世清(152)
- 台江苗族多声部情歌的文化生境与独特魅力 王 丹(159)

布依族民间乐种

- 笔管与笔管歌 陈 贇(165)
- 惠水与黄平苗族芦笙之比较研究 宋婷竹(175)
- 贵州薷草锣鼓的地域性与跨地域性特征 杨胜兴(184)
- 贵州苗族民间音乐的文化解读 袁 源(194)
- 贵州“苗族飞歌”的民族个性与艺术品格 王砚玺(200)

◎戏曲

- 独山花灯语言特色及与本土民俗的关系探析 朱玲波(209)
- 亦神亦俗:镇宁长脚寨跳地戏之文化实践与社会生活
..... 雷 勇 陈 斌(217)
- 贵州傩戏面具的形式语言浅析 张 超(228)

◎舞蹈

- 为何而舞:中国苗族舞蹈艺术的展演与族群认同 曹端波(237)
- 试析环境影响与贵州苗族舞蹈的生成 王唯惟(255)
- 祖先的路:大花苗“大迁徙舞”与族群记忆 曾雪飞(261)
- 贵州苗族“鼓舞”的认知及文化分析 刘远林 王唯惟(272)
- 论苗族舞蹈《水姑娘》中审美意识的嬗变 袁 源(278)
- 贵州苗族舞蹈“长衫龙”的行动意象分析 王声坤(283)
- 巴舛舞蹈解读 彭学艳 向士敏 王健红 余 虹(290)

◎服饰

- 贵州苗族女性服饰传承与变迁的心理阐释
- 对黄平、镇宁及贞丰服饰的比较研究 聂羽彤(301)
- 贵州侗族代表性服饰的文化内涵探析 ... 项锡黔 徐 浩 杨安迪(324)
- 贵州苗族服饰文化内涵的诠释 谭 华(333)

- 苗族巴舛服饰初探 余 虹(339)
- 贵州苗族饰品的“银色情结” 林毅红(345)
- 贵州台江、雷山苗族银饰调查 杨晓辉(351)
- 苗族银饰的文化渊源及美学意蕴 焦成根 常龙珠 陈 剑(362)
- 贵州民间蜡染概述 杨晓辉(372)
- 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贵州传统蜡染艺术的形成与演变
..... 郜 凯 韩会庆 郜红娟(394)
- 布依族服饰、蜡染中的鱼图腾崇拜与审美特征 张建敏(401)
- 美术学视野下安顺蜡染的传承与发展研究 蒋晓昀(407)
- 布依族印染工艺探源 丁文涛(416)
- 黔东南苗族刺绣的基本特征 姚作丹 沈 磊(424)
- 绣在马尾丝中的艺术
——贵州三都水族背扇服饰之浅说 张 超 朱晓君(431)
- 贵州水族民间刺绣
——马尾绣的艺术价值 陆廷军(438)
- 贵州苗绣中龙图案与出土文物中龙图案之比较 张建敏(444)

◎后记



贵州少数民族宗教音乐研究综述

杨方刚 张中笑

一、文化、生态背景

贵州简称“黔”，地处云贵高原东部，自古有“西南之奥区”之称。东邻湖南，西接云南，南比广西，北倚四川，处于发育较为成熟的荆楚文化、古滇文化、巴蜀文化、古越文化的交叉点上。

贵州为高原山区，境内地势陡峭，山峦层叠，平地狭小，河流纵横，全省 97% 为山地及喀斯特地貌，地势由西向东倾斜，海拔从 2200 米降至 1200 米左右，处在我国二级阶梯东部边缘位置上。境内苗岭山、雷公山、梵净山、大娄山、武陵山巍峨耸峙遥遥相望。乌江、清水江、赤水河、湄阳河等属长江水系，南盘江、北盘江、都柳江、红水河等属珠江水系。众多江、河穿流于崇山峻岭之间，形成贵州特有的地貌景观。贵州是世界上岩溶发育最完全、最典型的区域之一。地表峰岭、槽谷鳞次栉比，地下阴河暗流交错密布，自然景观壮美奇特，矿产资源和动、植物资源极为丰富。

贵州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雨量充足，四季分明，适于多种动植物生长。

贵州历史久远。殷商时，贵州大部属“鬼方”（即“化”外之地）；春秋战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林立，且分合无定。“战国至秦汉时期，以濮人为主体的夜郎为首的且兰、漏卧、钩町等若干民族地方政权……汉武帝一方面承认这些

邦国存在的客观事实,分别封之为王为侯,一方面将其纳入中央王朝统一管辖之下,设置犍为郡。嗣从犍为郡划出夜郎及其旁国地置郡,下就各邦国地各设1县,贵州历史上开始了郡国并存时期。”^①后因各郡国间长期为争夺土地而征战,又不听朝廷调解,夜郎王尤为不恭,中央王朝将其一并消灭,唯存郡县。三国两晋时期,内地政权长期分存鼎立,郡县亦很不稳定,形同虚设。后中央王朝改郡县制为州县制,但对边远少数民族则由中央委任其首领按各自习俗统治,谓之羁縻州亦称边州。“元明清三代,中央王朝在贵州实行土官与流官并制及执行‘改土归流’……中央王朝推行‘改土归流’,实质上是以封建地主制取代封建领主制。”^②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贵州省级地方行政机构——贵州布政使司建立。贵州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划正式确立,促使贵州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对于贵州的这段历史,清代修编的《贵州通志》(乾隆)有一段比较概括的表述:“黔为边徼,三代前未入版图。逮汉设郡县,初有人治,而书缺有,间传者寥寥。五胡之乱,复沦蛮族。唐宋仅有空名,羁縻而已。元虽设宣慰司,尚无流官。明清两代,辟为省治,移风易俗,官斯土者,循良继轨,粲然可观。”^③

贵州是我国南方古人类的发祥地之一。黔西县观音洞、桐梓县“桐梓人”、普定县穿洞、兴义县猫猫洞、平坝县飞虎山等古人类文化遗址的发掘出土,说明从旧石器时代初期,已有人类在这里生息繁衍,生产劳动,贵州上古文明已初显端倪。“贵州远古先民不仅开发了贵州,创造了远古物质文明,而且也创造了远古文化。漫长历史长河流至战国秦汉,贵州古夜郎文化初呈繁荣,魏晋以降至唐宋元,贵州与中原交往日益增多。贵州文化经过各族人民共同培育,同时又积极吸收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滇桂文化之长,经过融会贯通,出现了明清繁荣盛期。”^④

正是这种文化多元以及这种多元文化的交融与共存,特别是经过各民族对外来宗教理念及宗教文化中的音乐文化的吸纳,并根据自身文化特点,对其审

①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民族志[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2.

②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民族志[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2.

③刘学洙.贵州沿革与贵州文化[N].贵州日报.2001-3-30(5).

④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文化志:概述[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1.

美意蕴的适当调整、改革,致使现存活下来的各种类型的贵州少数民族宗教音乐文化,更加显示出一种特色独具的面貌。对此,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进行解读。

贵州文化的多元现象与贵州各民族的族源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也可以说民族多源正是文化多元的根。

贵州是个多民族省份,根据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境人口约3600余万,包括汉、苗、布依、侗、土家、彝、仡佬、水、回、白、瑶、壮、畲、毛南、蒙古、仫佬、满、羌等18个世居民族,49个民族成分。少数民族人口1300余万,占贵州人口比例的36.8%,全省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居全国第3位,1982年,国务院将贵州列为民族省。

贵州境内少数民族的渊源大多与我国古代西南地区的百濮、百越、南蛮、氏羌四大族系有关。“百濮”是贵州境内最早的原住民族,其中一部分经“僚”演化为现在的仡佬族。其他各族主要系陆续迁徙而来,或部分迁徙而来的人群与住人人群中的部分相融合而形成单一的民族。其过程历时千载。由于贵州在建省过程中,经历了“调北征南”“卫所屯田”“改土为流”等一系列政治和军事过程所导致的民族迁徙,加上此前至上古的民族迁徙,使贵州各民族交错杂处,区域构成和民族构成极为复杂。又由于贵州层峦峻岭、道路险阻、环境闭塞、十里不同天,地理、气候、物质、交通等条件的制约,造成各地民族社会形式构成上的“大分散、小聚居”,区域文化呈现相对完整性并导致经济结构、文化结构和生产方式的相应封闭,各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极端不平衡,使各地区各民族的经济方式、文化特征等等的差异性得到较为完整地保存。也就是说,迄今为止,尚未形成经过整合的、具有比较统一文化特征的、比较单一的、典型意义上的贵州文化。贵州文化如此,贵州的音乐文化、贵州的宗教文化、宗教音乐文化也概莫能外。

根据族群主体分布(主体在贵州境内)以及文化特性(虽非族群主体,但文化有独特品性)等情况,本卷集中对贵州境内的苗、布依、侗、彝、仡佬、水等少数民族的宗教音乐进行考察研究。

苗族是一个不断由东向西,由北向南,长期处于迁徙之中的古老民族。自秦汉时期始,苗族先民总体上分几支先后进入黔地定居。一支从洞庭湖平原地带,经湖南通道、贵州黎平进入黔东南,成为今黔东南方言苗族;一支由自陕西、

甘肃交界处,经长时间迁徙进入川南、滇东北、黔西北等地,成为今川、黔、滇方言苗族;一支由自江淮逐步入湘西、川南、黔东、桂北地区,成为今湘西、黔东方言苗族。

古老的民族和被迫长期不断迁徙的历史,形成了在丰富多彩仍顽强保存自己民族传统文化,包括宗教文化的苗族文化特色。

布依族源于“骆越”(意为垦食山间谷地的越人)的一支,是自古以来就生息、繁衍于南北盘江,红水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带并广为吸纳其他族群的贵州土著民族之一。其先民对于古之牂牁、夜郎文化建设,均有所贡献。布依族是较早进入中央王朝统治下的民族,汉文化在布依族地区的传统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这对布依族文化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布依族的宗教信仰以沿袭形成于古代社会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信奉进入阶级社会后,逐渐萌生并发展成一种准人为宗教—摩教为其文化特色。

“侗族的族属渊源,与我国古代‘百越’中的‘西呕’(又称‘西瓯’或‘瓯骆’)及后来演变的‘乌浒’‘僚浒’有密切联系。”^①“到北宋时,在古无阳县西南出现了侂伶(仡佬)为单一族称及表现于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活动载入史册,……到南宋,史籍将‘侂伶’改称‘仡伶’,仍以抗拒官军著称。陆游《老学庵笔记》卷4记载:‘辰、沅、靖州蛮,有仡伶、有仡僚、有仡僚、有山瑶’,俗称土著。……当时,在‘仡伶’中,以靖州(辖今黎平、锦屏和天柱南部一带)杨姓和源州(辖今万山、玉屏、三穗和天柱北部一带)吴姓的势力最强……同时,沅州西南的‘古州’(辖及今王屏、万山等地)和‘思州’南部(辖及今镇远、岑巩、三穗、江口、铜仁、石阡等地),仍为‘沅州生态仡伶’居住地……”^②

侗族分南北两个方言区,贵州的黎平、从江、榕江属南部方言区;天柱、剑河、玉屏、三穗、锦屏、玉屏、镇远、岑巩、万山等属北部方言区。由于历史沿革和文化环境的差异,形成了两个方言区风格殊异的民族文化,包括宗教信仰和祭祀仪式以及仪式中的音声等都各具特色。

侗族的原始宗教观念是“万物有灵”,崇拜自然物。

①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民族志[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255.

②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民族志[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556.

彝族源于古老的氏羌系统,贵州彝族是彝族的一个支脉。约于汉代彝族先民进入贵州,比较集中地聚居于黔西北地区。早在三国时期,黔西北彝族先民火济被蜀国封为“罗甸王”,建立起“慕俄洛”地方政权。元明时期还出现了黔西北水西彝族安氏土司政权。贵州彝族承袭并发展了古老的氏羌族群的文化传统。

彝族的自然宗教观念是以祖先崇拜为核心、为主体,另外还有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

商周时期,我国南方被称为“濮”的古老族群与仡佬族有极密切的渊源关系。“春秋战国时,广西境内的部分越人,溯水北上西进,移入西南地区,与居于西南地区的濮人、越人杂错而居……杂居于西南地区的濮人、越人生活习俗互相影响渗透的部分,逐渐发展为一个新的族群——‘僚’……唐初,僚人中的一部分发展为单一民族——‘仡佬’。”^①

“贵州各族公认仡佬族是贵州最古老的民族。”^②和仡佬族先民关系密切的是始建于公元前3世纪战国时的古夜郎国。夜郎曾是仡佬族先民政治组织名称。公元3至1世纪,仡佬族先民在贵州中、西部地区创造了属乎普夜郎的仡佬文化。随着历史的变迁,贵州境内多元民族文化杂处交汇,到20世纪初,曾有鲜明文化特色的仡佬文化已濒临消亡。

万物有灵,灵魂不灭是仡佬族广泛留存的宗教观念。主要有自然崇拜、祖宗崇拜、鬼神崇拜三种。

“水族是由古代南方‘百越族群中’骆越的一支发展而成的单一民族。”^③水族先民,因受战乱影响,从今南宁的邕江流域沿龙江溯流而上,逐渐往黔桂边境迁移,后比较集中地聚居于黔南自治州的三都县、荔波县两地。“从此开始从骆越的母体中分离出来,逐渐向单一民族发展。”^④

水族信仰多种,有自然崇拜、鬼神崇拜、祖灵崇拜三种类别。

贵州各民族语言大多属汉藏语系中的不同语族。除彝族、水族外,均无自己的民族文字。

①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民族志[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559.

②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民族志[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493.

③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民族志[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493.

④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民族志[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559.



彝族文字,大约形成于汉朝以远,古称“爨文”“𪗇书”,又称“毕摩文”;现在保留着一大批用彝文写作的重要文献。水族有一种称为“水书”的象形文字,其中有大量关于水族自然宗教信仰的词条。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帮助苗族、布依族、侗族创制了自己的拼音文字。

贵州的苗、布依、侗、彝、仡佬、水均为农耕民族。苗族以稻耕为主,辅以林、渔、牧业;布依族普种水稻、包谷、小麦;侗族农、林都较为发达;彝族总体上农牧业并重;仡佬族从事稻作农耕;水族是最早从事稻谷生产的民族之一。

长期在贵州民间流传的“高山苗,水仲家,仡佬住在岩旮旯”俗谚,比较概括地反映出了上述各民族居住生活的地理状况。仡佬族大都居于贫瘠的山区,苗族、彝族主要居于高山和山腰地带,布依族、侗族、水族基本上是依山傍水而居。

上述贵州“概貌”以及对各民族的历史简介,将为各民族自然宗教的活动内涵及其仪式表征,提供一种观察视角和参照。

二、宗教信仰述略

贵州各族人民,长期在蛮荒封闭的人文与自然生态中生存发展而形成的多元文化的文化特色,也鲜明地反映在宗教信仰、宗教文化事象上。诸如尚未形成有统一教义、教规、仪式的宗教,即使本已成型了的人为宗教——佛教、道教等,一旦进入贵州,也会与贵州各民族的自然宗教信仰产生许多交融的现象,使其不同程度地产生异化。比如佛教信仰,在贵州不同的民族中间,虽被不同程度的接纳与信奉,但也会显现出不同于本原佛教的各种特色。所以在叙述佛教进入侗族地区后,我们用了“侗化了的佛教”这样的措辞(即侗族佛教先生讲的“佛、道两参”),阐说唱腔中的侗族音乐特色。各民族中流传的“佛教”活动情况亦大致如此。又比如,即使接受了基督教的苗族、彝族教众,在他们演唱的宗教歌曲中,也带有了诸多的苗语、彝语的发音,乃至苗族、彝族音乐的风格特色。

当然,尽管产生了这样一些“变异”,但我们还是不难分辨出各族人民的宗教信仰中的自然宗教与人为宗教的两者既并存而又相区别的界线来。

下面分自然宗教(含准人为宗教)、人为宗教两个部分作叙述。

(一)自然宗教

自然宗教是一种原始信仰,其宗教观念主要表现在以灵魂崇拜为核心的祖

